郭子仪家族及其京城宅第
——以新出墓志为中心

荣新江　李丹婕
(北京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1)

摘　要: 安史之乱造成唐朝政治权力和物质资源的重组,进而在长安城催生出一众武将权贵及其家族势力,郭子仪及其家族就是其中之一。本文通过爬梳新刊、新出郭氏家族成员墓志记载,结合传世史籍的相关内容,大体条理出郭子仪家族京城宅第的分布及其沿革;其中亲仁坊郭宅规模最为庞大,乃家族聚居之所在。这处宅第存在时间至少从安史之乱后,一直延续至晚唐,郭子仪生前便与兄弟聚居于此,到子辈郭曜一代,仍然维持兄弟聚居的面貌。郭氏家族墓志的大量现世,不仅可以促进我们对这一中唐权贵家族的认识,同时将加深我们对长安坊里家族聚居内部构造的理解。

关键词: 中唐; 长安城; 郭子仪; 家族宅第; 亲仁坊

中图分类号: K 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3)04-0017-10

郭子仪(697—781)是中唐极具政治影响力的朝臣,其建功立业的契机正是导致唐朝极盛而衰的安禄山叛乱。这场爆发于 755 年的战争,向来被认为是唐朝、乃至中古历史的转捩点①。身为资源和权力集中所在的京城长安,受到这一战乱的影响至深且巨,以郭子仪为代表的西北系武将群体在长安城的崛起,正发生于这一时期;正因为此,我们得以清晰地看到,位于长安城东部政治空间要地的亲仁坊,经历了由安禄山宅所在地变作郭子仪家聚居区的转换②。据传世史料的记载,我们对亲仁坊郭家的规模与建制已有大致印象,然受限于资料,其家族聚居细节与宅第沿革详情,始终难以清晰。不过,这一局面因着近年的考古发现而全面改写。

2010 年郭仲文墓(终于会昌二年,842)得以现世,该墓从属于郭子仪家族墓地,其位置今已探明③。此后,数方郭家墓志陆续出土④。与此同时,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入藏九方郭家成员墓志⑤,加之此前不久郭晞夫妇墓志的刊布⑥,以及散见的私人藏志,这些“新材料”引起学界对这一中唐权贵家族的重

收稿日期: 2013-05-20

作者简介: 荣新江,男,河北滦南县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① 参见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37 页。

② 李丹婕:《从宫廷到坊里——玄肃代三朝政治政治权力嬗变分析》,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 15 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③ 杨军凯、杨洁:《唐郭仲文墓志及其家族葬地考》,《文物》2012 年第 10 期。

④ 目前已出土者包括《郭曜墓志》、《郭曜夫人王氏墓志》、《郭暧墓志》、《郭暧夫人昇平公主墓志》、《郭锜墓志》、《郭锜夫人卢氏墓志》、《郭仲恭墓志》、《郭仲恭夫人金堂公主墓志》、《郭仲文墓志》、《郭钊墓志》、《郭钊夫人沈素墓志》等。以上信息和资料蒙西安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杨军凯先生赐告,在此深表感谢。

⑤ 详参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田卫卫:《隋唐长安坊里辑补——以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为中心》一文将有关郭家的出土资料补入亲仁等坊条下,赵力光主编:《碑林集刊》第 18 辑,2012 年。

⑥ 赵力光、王庆卫:《新见唐代郭晞夫妇墓志及其相关问题》,《唐研究》第 16 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新关注①。与庞大的家族墓葬相对应的,是长安城内郭家的聚居面目,本文即试图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墓志,揭示长安郭家宅第分布、聚居与承袭情形。

一、郭家京城宅第及其分布

据传世文献的记载,郭子仪家的京城宅第位于亲仁坊,规模相当可观。《长安志》"亲仁坊"条载:

> 尚父汾阳郡王郭子仪宅。《谭宾录》曰:宅居其地四分之一,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入出者不知其居。又曰:亲仁里大启其地,里巷负贩之人,上至公子簪缨之士,出入不间。②

"家人三千",恐怕不无夸张,不过郭家老少聚族而居,或是当时实况。由亲仁坊郭宅的规模来看,这里不仅是一处私人居所,其主人特殊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决定了这处宅第还有相当的公共属性。

据苗晋卿(685—765)为郭子仪父郭敬之所撰的神道碑,郭敬之天宝三载(744)去世于京师常乐里宅中③,颜真卿(709—784)所撰《郭公庙碑铭》与此同④。杨绾(? —777)为郭子仪妻王氏撰写《神道碑》,言王氏大历十二年(777)正月终于平康里私第⑤。志文中提到,王氏晚年崇信佛教,舍京城西别业置法雄寺⑥,还在法云寺中"写藏经,修塔院,置经行之室,立禅诵之堂"⑦,可见其佛教信仰非常虔诚。也就在这份碑文当中,杨绾这样描述郭家:"其子或位列通侯,或室嫔贵主。姻连右戚,荣冠中朝,门通河汉之津,地成冠盖之里。每令节嘉赏,长筵高会,青紫照庭,佩环盈室,熏灼人代,莫之与京。"郭家子弟在当时朝野可谓位高权显,其宅第也是权贵汇聚之所,每逢节令,必有宴饮,热闹非凡。如此盛况,自是郭子仪"元勋既崇,殊赏斯至"的结果。这一热闹之所,当是亲仁里郭家宅第。或许缘于亲仁坊郭家的喧嚣纷乱,晚年静心崇佛的王氏选择在平康坊生活,并最终去世于此。以上信息说明,至少城东常乐坊、平康坊等地还有其他郭家宅第。

文献中所记载的亲仁坊郭家盛况,显然是安史之乱后的情形。目前没有明确的材料直接说明这处郭家宅第的取得时间,不过据既有文献反映的同时代皇室对其他功臣的封爵赐宅情况,亲仁坊郭宅极可能是安史之乱后的皇帝恩赐,正如苗晋卿在《郭公(敬之)神道碑》中所言,"书勋畴赏,莫与为二",唯有皇帝赏赐,才能解释这里异常非凡的显赫气派。

皇帝将郭家安排在亲仁坊居住想必是有所考虑的。早在安史之乱前,长安城东的诸坊中,亲仁坊的地位便不同寻常。亲仁坊原是睿宗在藩时府邸所在,玄宗也由此地登上皇位,因而该坊在玄宗朝地位特殊⑧。天宝九载(749),玄宗选在亲仁坊为安禄山(703—757)修建新宅,正在于显示对这位东北军将的

---

① 参刘琴丽:《墓志所见唐代的郭子仪家族》,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 16 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3 年版。

② 宋敏求撰,毕沅校正:《长安志》卷八,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区第 209 号,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 1970 年版,第 186 页。

③ 苗晋卿:《寿州刺史郭公神道碑》,《全唐文》卷三五三,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3580—3581 页。苗晋卿与郭子仪同为安史之乱后朝廷重臣,李华《唐丞相故太保赠太师韩国公苗公墓志铭》称:"公于时与兵部尚书汾阳郡王经略大业,翊赞中兴,公抚于内,汾阳营于外。"《全唐文》卷三二一,第 3253 页。

④ 颜真卿:《郭公庙碑铭》,《颜鲁公集》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46—48 页。

⑤ 杨绾:《汾阳王妻霍国夫人王氏神道碑》,《全唐文》卷三三一,第 3359—3360 页。

⑥ 张籍(约 767—约 830)曾写有《法雄寺东楼》一诗:"汾阳旧宅今为寺,犹有当时歌舞楼;四十年来车马绝,古槐深巷暮蝉愁。"《全唐诗》卷三八六,北京: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4354 页。

⑦ 杨绾《汾阳王妻霍国夫人王氏神道碑》,《全唐文》卷三三一,第 3359—3360 页。

⑧ 玄宗朝亲仁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这里居住着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其与高力士私人关系密切;肃明皇后女代国公主驸马郑万钧。此外祭祀昭成肃明二皇后的坤仪庙也在此坊,玄宗即为昭成皇后所生。参见李丹婕:《亲仁坊资料汇编》,荣新江主持"《两京新记》读书班",2004 年 11 月。

恩宠与笼络。玄宗以安禄山道政坊旧宅“陋隘”为由,敕出御库钱在亲仁坊为其起新宅,堪称当时长安城中首屈一指的甲第。唐人姚汝能在《安禄山事迹》中专门对这所宅第做了详尽描述:

> 禄山旧宅在道政坊,玄宗以其陋隘,更于亲仁坊选宽爽之地,出御库钱更造宅焉。今亲仁坊东南隅玄(回)元观,即其地也。敕所司穷极华丽,不限财物,堂皇院宇……窗牖绮疏,高台曲池,宛若天造,帏帐幔幕,充牣其中。①

关于这处建筑,德宗朝人封演也特别记过一笔,“(天宝中),安禄山初承宠遇,敕营甲第,瑰材之美,为京城第一”②。“京城第一”当然只是一种修辞,不过却生动反映了这位东北武将在当时京城中的影响力。可与之匹敌的,是天宝十一载取李林甫(683—752)而代之的新任宰相杨国忠(?—756)。他的升任与杨贵妃后宫势力的崛起紧密相连。天宝末年杨家兄妹在长安城中势倾天下,极尽奢华。《资治通鉴》卷二一五载:

> (天宝七载)十一月,癸未,以贵妃姊适崔氏者为韩国夫人,适裴氏者为虢国夫人,适柳氏者为秦国夫人。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为姨,出入宫掖,并承恩泽,势倾天下……上所赐与及四方献遗,五家如一。竞开第舍,极其壮丽,一堂之费,动踰千万;既成,见他人有胜己者,辄毁而改为。③

司马光此番描述可谓淋漓尽致陈述了杨家当时的劲足风光,其共居宅第便位于紧邻亲仁坊北边的宣阳坊。《旧唐书》卷一〇六《杨国忠传》记:“贵妃姊虢国夫人,国忠与之私,于宣义(阳)里构连甲第,土木被绨绣,栋宇之盛,两都莫比。”④此外《通鉴》卷二一六还记:

> 杨国忠与虢国夫人居第相邻,虢国居宣阳坊,国忠居第在其西,昼夜往来,无复期度,或并辔走马入朝,不施障幕,道路为之掩目。三夫人将从车驾幸华清宫,会于国忠第;车马仆从,充溢数坊,锦绣珠玉,鲜华夺目……杨氏五家,队各为一色衣以相别,五家合队,粲若云锦;国忠仍以剑南旌节引于其前。⑤

杨家的不可一世,源于不受制衡的权力,史籍称:“(杨)国忠为人强辩而轻躁,无威仪。既为相,以天下为己任,裁决机务,果敢不疑;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颐指气使,莫不震慑,自侍御史至为相,凡领四十余使。”⑥当时的朝中事务,基本上由杨国忠决于私第,史载“及杨国忠以宰相领文部尚书,欲自示精敏,乃遣令史先于私第密定名阕”⑦。因为杨国忠的得势,其私宅也成为“中外饷遗辐辏”之所⑧。杨国忠及杨家姊妹于宣阳里聚居,杨国忠之子杨暄,则和兄弟一起在亲仁坊各自营建宅第⑨。

无论是“京城第一”的甲第,还是“两都莫比”的豪宅,都形象表现出当时亲仁安宅和宣阳杨家的炙手可热⑩。不过两家都随着安禄山的叛乱及失败而风光不再。京城的显贵地段也不脱成王败寇的铁律,平定安史之乱的最大功臣郭子仪,成为亲仁坊的新主人,宣阳坊虢国夫人宅则转为郭子仪的儿子、昇平公主驸马郭暧(752—800)所有。

郭暧是郭子仪第六子,与代宗昇平公主(753—810)成婚,大历年间,“恩宠冠于戚里,岁时锡赉珍

---

① 《安禄山事迹》卷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6—7 页。

② 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卷五,北京: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45 页。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北京: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6891—6892 页。

④ 《旧唐书》卷一〇六《杨国忠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3245 页。

⑤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第 6919—6920 页。徐松撰、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卷三载:“虢国夫人居坊之左,国忠第在其南。”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59 页。

⑥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第 6914—6915 页。

⑦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第 6917 页。

⑧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第 6920 页。

⑨ 《旧唐书·杨国忠传》,第 3247 页。

⑩ 参荣新江:《高楼对紫陌,甲第连青山——唐长安城的甲第及其象征意义》,《中华文史论丛》2009 年第 4 期。

玩,不可胜纪”①。据杜黄裳(738—808)所撰《郭暧墓志》,郭暧贞元十六年(800)去世于宣阳坊②;而《昇平公主墓志》则显示,她死于丈夫郭暧去世十年后,即元和五年(810),同样去世于宣阳坊③。

贞元九年八月,郭暧和昇平公主之女被皇家纳为广陵王(即宪宗李纯)妃④。《昇平公主墓志》称,成婚之日,李纯“亲迎于里”,此处的“里”,当是郭暧宅所在的宣阳里;广陵王郭妃出身高贵,加之父(郭暧)、祖(郭子仪)都有大功勋于王室,故得到顺宗格外的宠爱⑤。广陵王登基为宪宗后,这位郭妃身份愈加显达,到穆宗朝,她更以生母的身份被封为皇太后。当初广陵王亲自前往宣阳里迎亲纳礼的场面让其后人念念不忘,我们在沈亚之(781—832)为郭铦(郭暧幼子,郭妃之弟)写的墓志中,也看到了对此事的追忆,“初宪宗居邸时,亲临主家,纳迎如礼”⑥,可见这次和皇室的联姻,随着宪宗、穆宗的相继登基,成为郭家特别是郭暧家最为重要的政治资本,要在墓志中特别记上一笔。

大致梳理郭子仪家族在京城的居所与活动,我们可以看出,郭家在长安城中的宅第不止一处。郭子仪的父亲和夫人生前都并未住在亲仁坊郭宅,而郭暧与昇平公主成婚后,搬离亲仁坊,进入其北边紧邻的宣阳坊落户。但总体来说,亲仁坊郭宅因其庞大的规模,是郭家在京城经营家族大业、维系家族命脉的大本营。

二、郭子仪兄弟的聚居

郭子仪在亲仁坊的宅第,“居其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前后赐良田美器,名园甲馆,声色珍玩,堆积羡溢,不可胜纪”⑦,可见其家族共聚一堂的盛景。据如上节所引郭子仪妻王氏《神道碑》载,每逢节令,郭家必有宴饮,热闹异常。大历二年(767),郭子仪由河东入朝,代宗命宰相元载(?—777)、王缙(700—781)、仆射裴冕(?—770)、京兆尹黎干(?—780)、内侍鱼朝恩(722—770)共出钱三十万,于郭子仪第置宴,还特别恩赐宫内罗锦二百匹,为子仪缠头之费,极欢而罢⑧。这样耗资巨大、极尽奢华的宴会,便是在亲仁里郭子仪宅进行的。

广德二年(764),唐代宗下令为郭子仪父亲郭敬之建造家庙,家庙碑由颜真卿撰写,碑额为代宗隶书亲题;碑阴由王缙撰、徐浩书,刻有郭敬之及其子孙三代二十余人的行次爵位,其中郭子仪的历官经历最为详尽⑨。这份名单告诉我们,郭子仪同辈,一共有兄弟九人,分别是子琇、子仪、子云、子瑛、子珪、幼贤、幼儒、幼明、幼冲⑩。目前可得见墓志者,是后四位,另还可见郭幼明夫人苏氏的墓志;其中可以确认郭幼儒、郭幼明两家生前居于亲仁坊。

郭幼儒(712—773)的墓志(赵玗撰)称:“公尝出入戎事,勤劳王家,遂拜试光禄少卿,昭其功也。后改为秦州、绵州长史,蜀、汉二别驾,佐理之政,有问无声。剑南节度、检校尚书左仆射兼成都尹崔宁,以

① 《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附郭暧传》,第 3470 页。

② 《大唐故金紫光禄大夫左散骑常侍驸马都尉上柱国袭代国公赠工部尚书郭府君墓志铭》,杨军凯先生提供。

③ 《唐故虢国大长昭懿公主墓志铭》,杨军凯先生提供。

④ 《旧唐书》卷一三《德宗本纪》,第 377 页。

⑤ 《旧唐书》卷五二《后妃传》下,第 2196 页。

⑥ 《唐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宫苑闲厩使驸马都尉郭公墓志铭》,《全唐文》卷七三八,第 7618—7619 页。

⑦ 《旧唐书·郭子仪传》,第 3467 页。

⑧ 《旧唐书·郭子仪传》,第 3463 页。

⑨ 《有唐故中大夫使持节寿州诸军事寿州刺史上柱国赠太保郭公庙碑铭》,王昶辑:《金石萃编》卷九二,《石刻史料新编》二,台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77 年版,第 1537—1540 页。另参过正博:《〈郭氏家庙碑〉小考》,砺波护主编:《中国中世の文物》,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3 年。

⑩ 《新唐书》卷一四下《宰相世系表》记载郭敬之有十一子,比碑阴所记多出“子玮、幼谦”二人,或为早逝,或无官职或由于母家身份问题不举者。

公宽裕之德,简易之政,奏公为亚尹。大历八年春,公奉诏归于京师。年之不登,疾自中起,四月十六日,奄捐利州旅馆。”①可见,在四川任职的郭幼儒于大历八年(773)奉诏回京,结果途中病逝于利州旅馆。就志文来看,郭幼儒生前曾任京官,长安当有宅第。后多在地方任职,他回到京城,当居住在自己的宅第,也即亲仁里郭家,这可从其子郭暄(787—849)的墓志内容得到印证。《郭暄墓志》写道,郭暄晚年“退守蓬蒿,与诗书为伍,编简抄览,填箱盈箧”,大中三年终于亲仁里②。可见,郭幼儒及其子辈在京城的宅第,与郭子仪宅同在亲仁坊。

郭幼明(719—773)的墓志由郭子仪女婿赵纵撰文,其任官履历大致如下:

> 朝廷既宁,赏唯称首,拜鸿胪少卿。迁光禄卿,加银青光禄大夫,封太原郡开国公,食邑五百户。历太仆、太府卿。转少府监,中尚使。若乃敦睦宗族,接奉朋交,罄有犹歉,极欢知礼。以大历八年五月十四日,终于亲仁里第,享年五十五。③

郭幼明的任官履历并不显达,《旧唐书·郭子仪传》曾提及,“(郭)幼明,尚父子仪之母弟也。性谨愿无过,不工武艺,喜宾客饮宴,居家御众,皆得其欢心”④。郭幼明大历八年终于亲仁坊第,可见他一家也在亲仁里居住。

郭幼贤一家是否居于亲仁坊尚无法落实。据《郭幼贤墓志》(孙宿撰)所记,和其兄长郭子仪一样,郭幼贤(710—761)也是武举出身,一直随兄在北方地区作战,于上元二年(761)病逝于灵州官舍,年五十二⑤。据墓志载,郭子仪得知此事,“痛愤哀惋,忘寝食者久之”。郭幼贤去世于安史之乱结束前,因此,其家人是否入居亲仁坊虽难以落实,但联系他与郭子仪的深厚感情及郭家后人的聚居情况(详下),他们与郭氏大家族住在一起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此外,没有入居亲仁坊的是子仪幼弟郭幼冲(734—788),其墓志相关内容如下:

> 维巨唐贞元戊辰岁(四年,788)正月壬子,银青光禄大夫、守太子宾客、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郭公,讳幼冲,享龄五十有五,归全于上都永崇里私第。皇上悯焉,遣中使吊问,赐帛百疋,赠兵部尚书。执友太尉、中书令、西平王哭之甚哀,为具葬事。自禄山首逆,玄宗南幸,公则左右尚父,底定两都。及皇舆反正,率土既安,公则近县闲居,高堂孝养,缅踰半世,不顾浮名。属尚父耆年,孔怀爱弟,公乃遽还京邑,历践清班。建中末,大憝猖狂,六龙巡狩。公乃冒犯锋镝,扈从郊畿。⑥

安史之乱中郭幼冲辅佐郭子仪披荆疆场,战争结束后,他在京畿周边州县赋闲。到郭子仪晚年,这位幼弟回到京师,后又在建中初年泾原兵变中再次立功,最终卒于永崇里,郭幼冲后事主要打理者之一是郭子仪长子郭曜,可见他与兄长郭子仪一家关系颇为紧密。不过他并未入住亲仁里,而是在永崇里居住。其中原因或许与墓志中提到的一个细节有关,即郭幼冲死后,“执友太尉、中书令、西平王哭之甚哀”。这位西平王,是中唐另一位名将李晟。李晟是从河西地区成长起来的一名军人,先后在王忠嗣、李抱玉手下任事,后来被代宗召入京城,供职神策军。他最重要的功绩,是建中年间平定朱泚之乱。对于这份平定大局的功劳,德宗称,“天生李晟,为社稷万人,不为朕也”,他由奉天回到京城的头一件事,便是加

---

① 《唐故正议大夫成都少尹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郭公墓志铭》,《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第616—617页。作者按:本文引用墓志叙述文字皆作节略,为字面清晰起见,省略号从略,下同。

② 《唐故太子右谕德致仕郭公墓志》,《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第902—903页。

③ 《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少府监赠太子太傅太原郭君墓志铭》,《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第618—619页。

④ 《旧唐书·郭子仪传》,第3474页。

⑤ 《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卫尉卿单于副都护上柱国郭公墓志铭》,私人藏拓。

⑥ 《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守太子宾客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郭公墓志铭》,《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第672—673页。

封李晟①。据《旧唐书》卷一三三《李晟传》载：

> (德宗)赠晟父钦太子太保,母王氏赠代国夫人,赐永崇里第及泾阳上田、延平门之林园、女乐八人。入第之日,京兆府供帐酒馔,赐教坊乐具,鼓吹迎导,宰臣节将送之,京师以为荣观。②

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郭幼冲和李晟两人入住永崇坊孰先孰后,可能的情况是,两人同为建中初年奉天定难的立功者,兴元元年前后入居永崇坊。

如我们在第一节就已指出的,郭子仪家族的京城宅第,安史之乱前便并非一处,但就现有郭子仪兄弟墓志来看,占据亲仁里四分之一面积的郭宅可谓郭家的本宅,当是郭家兄弟入京的落脚点和根据地,墓志所记居于亲仁坊的郭家兄弟,应该都是在郭家宅第的大院内,分立门户而居。

三、郭宅的继承与经营

德宗登基不久,将郭子仪召回长安。回到长安后的郭令公,得到德宗的厚待,不仅加官进爵,还得到了"尚父"的尊号,家中子弟女婿十余人皆一一拜官授爵。不过转年,即建中二年(781)六月,郭子仪便病逝了,在处理后事上,德宗依然给予高规格,即"旧令一品坟高丈八,而诏特加十尺"③。据贞元二年中书舍人高参撰写的《唐故汾阳郡王尚父郭公庙碑》,郭子仪最后去世于亲仁里第④。

郭子仪去世后,这处家宅由郭家子嗣继承⑤,长子郭曜(723—783)无疑成为一家之长。据史籍记载,郭曜性格温厚,孝顺廉谨,郭子仪生前率军在外的多数时间里,郭曜便留在京城亲仁坊打点家宅,史称"少长千人,皆得其所"⑥。新出《郭曜墓志》称:"尚父薨,既葬,遵遗命,以四朝锡赉文马、雕鞍、盘盂、锦罽、珍玩、绮饰,悉皆上献。皇上戚悼,嘉而不纳。公散给群从。"⑦即便如此,郭子仪甫一去世,郭家还是陷入风雨难测的境地,即"子仪薨后,杨炎、卢杞相次秉政,奸谄用事,尤忌勋族"⑧,足见世态之凉薄。在这一背景下,郭家女婿太仆卿赵纵、少府少监李洞清、光禄卿王宰,都因为被人诬告或告发而不同程度地遭到贬谪或处罚。端赖宰相张镒的大力庇护⑨,最终得到皇帝圣旨,郭曜操持的郭家才得以保全。两年之后(783),郭曜便去世了,据其墓志称,逝于亲仁里第⑩。

郭曜子郭锜(773—819)墓志称其于元和十四年(819)"殁于位"⑪,而《郭锜夫人卢氏墓志》则记卢士绚元和七年(812)十月终于京城亲仁里⑫。也就是说,郭子仪去世后,其长子郭曜及其后人都继续居

---

① "德宗复京师,赐勋臣第宅妓乐。李令(李晟)为首,浑侍中(浑瑊)次之", 见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卷六,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534 页。

② 《旧唐书》卷一三三《李晟传》,第 3671 页。

③ 《旧唐书·郭子仪传》,第 3466 页。

④ 此碑立于贞元二年九月,著录见宋赵明诚编,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卷八,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59 页。详参《长乐县志》卷七(弘治十六年[1503]刻本),方宝川、陈旭东主编:《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 5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722 页。

⑤ 唐朝房产继承原则,参《营缮令》:"父、祖舍宅及门,子孙虽荫尽,仍听依旧居住。"见牛来颖:《天圣营缮令复原唐令研究》,《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北京: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662 页。

⑥ 《旧唐书·郭子仪附郭曜传》,第 3467 页。

⑦ 《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守太子少保兼判詹事府事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幺赠太子太傅郭府君墓志铭》,杨军凯先生提供。

⑧ 《旧唐书·郭子仪附郭曜传》,第 3468 页。

⑨ 张镒曾在郭子仪手下任职,其为郭家后人申述事,见《旧唐书》卷一二五《张镒传》,第 3546—3547 页。

⑩ 《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守太子少保兼判詹事府事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幺赠太子太傅郭府君墓志铭》,杨军凯先生提供。

⑪ 《唐故太府少卿上护军赐绯鱼袋太原郭公墓志铭》,杨军凯先生提供。

⑫ 《唐京兆府仓曹太原郡公故夫人范阳卢氏墓志铭》,杨军凯先生提供。

于此。

《郭曜墓志》中,专门引述了他临终对三弟郭晞的嘱托,郭曜称:“(死后)所惧于名无以称,于善无以录,将负先君之业,为士林羞。”可见,郭家子嗣最关心的,正是继承并延续郭子仪打下的家业。

郭子仪第三子郭晞(733—794)及其夫人的墓志也已刊布。与留在京城治理家业的长子郭曜不同,郭晞“少善骑射,常从父征伐”,在安史之乱及其后平定仆固怀恩之乱的战事中功劳赫赫。志文称:“(郭晞)从容近密,沉静寡言,非因召见,未尝及时政得失。代宗深爱赏之,以其戚属,竟未专任,加拜开府仪同三司,封赵国公,食邑三千户,以奖前劳。”①据《郭晞妻长孙氏墓志》则可以知道,长孙氏贞元九年(793)年去世于亲仁坊私第,郭晞则转年去世,也就是说,郭晞一家也生活在亲仁坊。据杜黄裳撰郭晞及其妻长孙氏的墓志,他们至少有七子,且多有任官。墓志中以郭钧为长子,对照唐书本传,郭钧当为次子②。长子郭钢,因叛逃吐蕃而被朝廷赐死,郭晞及其家人也遭累罢官③,因此,杜黄裳在墓志中直接略去不提,径以郭钧为长子。

除了儿子,郭晞至少还有一女,名叫郭珮(760—801)。其墓志即出自兄长郭钧之手。志文除述及郭珮的出身及博陵崔氏的夫家,还着重讲了郭珮的晚年生活。由于夫家崔氏境遇衰落,她回到亲仁坊居住,直到贞元十七年去世。对于郭珮搬回亲仁坊居住的原委,郭钧写道,在于“不忍辞寝庙、远兄弟”④,可见,当时郭晞子嗣共居于亲仁坊。

上节已经提到,郭子仪弟郭幼儒子郭暄生前也住在亲仁坊。由此可以看出,不仅郭子仪兄弟生前于此聚居,他们的子嗣也依然如此。

与郭曜子郭锜、郭晞子郭钧等相同辈的,我们在《北里志》中,看到了时任长安万年县捕贼官的郭锻。这份记载重在讲述性格暴烈的郭锻虐待身居别宅的妾楚儿,作者在指示郭锻身份时,称其为“亲仁诸裔孙”⑤,显然,郭锻宅也在亲仁里。这里径以亲仁指称郭家,可见这在当时已是京城居民头脑里一种不言自明的观念。

到郭子仪的曾孙辈,我们便看到了郭钧子郭承嘏的事迹。据《尚书故实》载,郭侍郎嘏初应举,误将自己宝惜的书法一卷纳为试卷,一老吏为换出,承嘏便归亲仁坊取钱三万酬之⑥。郭承嘏元和四年(809)由张弘靖擢进士第⑦,那么直到元和初年,亲仁郭宅仍然延续,然规模大小则不得而知了。姚合(约 779—约 846)《题郭侍郎亲仁里幽居》一诗所描绘的,当是郭承嘏时代亲仁郭宅的情形,其中写道:“入门尘外思,苔径药苗间;洞里应生玉,庭前自有山。帝城唯此静,朝客更谁闲;野鹤松中语,时时去复还。”⑧从内外环境来看,这是一处环境清幽的庭园,这样的氛围当从“好诗赋、善交游”的乃父郭钧时代便已开始。姚合及第于宪宗元和十一年⑨,此前在亲仁坊赁宅备考,曾写《亲仁里居》一诗记录这段生

---

① 赵力光、王庆卫:《新见唐代郭晞夫妇墓志及其相关问题》,《唐研究》第 16 卷,第 227 页。

② 《旧唐书·郭子仪附郭晞传》,第 3470 页;《新唐书》卷七四《宰相世系表》,以钧为长子,钢为次子,第 3121 页。

③ 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一三四“帝王部·念功”条,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485 页。

④ 《唐故崔氏夫人太原郭氏墓志铭》,《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第 720—721 页。

⑤ 孙棨撰《北里志》“楚儿”条,《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405—1406 页。

⑥ 赵绰:《尚书故实》,《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第 1170 页。

⑦ 《旧唐书》卷一六五《郭承嘏传》,第 4320 页。

⑧ 《全唐诗》卷四九九,第 5678 页。

⑨ 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卷一八“元和十一年(816)丙申”条,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54 页。

活①。与姚合、郭承嘏几乎相同时的刘禹锡(772—842)也写有《酬令狐相公亲仁郭家花下即事见寄》一诗②,这里径直称亲仁郭家,足见当时郭家势力比起郭子仪时代虽难同日而语,但由于郭家后人且进士及第的郭承嘏仍居住于此,因而“亲仁郭家”仍为坊间士人所熟知③。

待到会昌二年(842)进士及第的赵嘏(约806—约853)笔下,郭宅情形显然就大不如前了:“门前不改旧山河,破虏曾轻马伏波;今日独经歌舞地,古槐疏冷夕阳多。”这首诗名为《经汾阳旧宅》④。相隔半个多世纪,当年的热闹歌舞地变成为荒凉旧庭园,这或许也是郭子仪家族浮沉的最好写照。但此时依然有郭家人居住于此,在《郭行修墓志》中,我们看到这位咸通十一年(870)早夭(死时二十八岁)的郭家后人依然终于亲仁里⑤,他的祖父是郭钧弟郭 ,父亲名作郭从实。此外,郭行修兄郭弘裕咸通十五年也是终于亲仁里私第⑥。《郭弘裕墓志》中提到,“兄弟六人同气而息”,可见直到晚唐,郭家子嗣仍然聚居于亲仁坊。

以上可以看出,亲仁郭家的宅第至少从安史之乱后一直延续至晚唐。除了此处聚族而居的郭家兄弟,还有与此毗邻的宣阳坊郭暧宅。由于郭暧女儿嫁给宪宗,并生下穆宗,因此,历宪、穆、敬、文、武五朝,郭暧一家都可谓门庭显赫,如《郭暧墓志》中所言,“自天宝以来,国婚之盛,无与公比”。也就是说,自从成为昇平公主驸马,郭暧搬离亲仁坊,进入宣阳里居住,并且凭借与皇室联姻,获得了自家生存的政治资本。建中初年朱泚之乱中,郭暧连同兄弟郭晞、郭曙一起前往奉天追随德宗,由此看来,郭暧和郭家兄弟之间还保持着密切联系,只不过,与其他兄弟不同,郭暧除了仰仗父亲郭子仪的勋功,还多出一份来自妻家的庇护。

除嫁给宪宗的二女儿郭妃外,郭暧和昇平公主还有四子和一女。郭妃的姐姐也嫁给了宗室子,即嗣许王李昭。长子郭铸,终太子左庶子,生平不详。次子郭钊,史籍称其“伟姿仪,身长七尺,方口丰下,沉默寡言”,代宗朝,以皇帝外孙的身份,“恩宠逾等”⑦。穆宗登基后,郭钊因妹妹被册封为皇太后而官位一路走高。郭钊的弟弟郭 ,与顺宗汉阳公主成婚,皇帝特诏裴延龄为汉阳营第长兴里⑧,可谓贵宠显耀一时。到穆宗朝更是显赫,长庆元年(821),“以重阳节曲宴郭钊兄弟、贵戚、主婿等于宣和殿”⑨,另外,“城南有汾阳王别墅,林泉之致,莫之与比,穆宗常游幸之,置酒极欢而罢,赐 甚厚”⑩。可见,因郭妃身份显达,穆宗朝的郭暧一家可说是风光无限。郭 去世于长庆二年(822),不久,其幼弟郭铦也因重病,去世于“主家”⑪,这里的“主”即西河公主。郭铦无后,由西河公主与前夫沈氏所育之子料理后事。

从郭暧搬离亲仁坊在宣阳里自立门户开始,郭暧一家都不在亲仁坊生活,其子辈中,除早卒的长子郭铸,郭 和郭铦都是驸马,根据《郭铦墓志》所记其“长庆三年,终于主家”的情形来看,他们应当都搬

---

① 《全唐诗》卷四九八,第 5661 页。

② 《全唐诗》卷三五八,第 4033 页。

③ 这似乎也反映出中晚唐称坊望的风习,参看梁太济:《中晚唐的称坊望风习》,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 2008 年版。

④ 《全唐诗》卷五五〇,第 6371 页。

⑤ 《唐故绛州龙门县尉太原郭府君墓志铭》,私人藏拓。

⑥ 《唐故同州冯翊县丞郭府君(弘裕)墓志铭》,赵君平、赵文成编:《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第 4 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070 页。此条材料承蒙徐畅同学提示,特此致谢。

⑦ 《旧唐书·郭子仪附郭钊传》,第 3471 页。

⑧ 《新唐书》卷一三七《郭 传》,第 4613 页。

⑨ 《旧唐书》卷一六《穆宗本纪》,第 481 页。

⑩ 《旧唐书》卷一二〇《郭 传》,第 3473 页。

⑪ 《郭铦墓志铭》,《全唐文》卷七三八,第 7618—7619 页。

进了国家颁赐的公主宅中。就新出《郭钊墓志》(李虞仲撰)记载,郭钊有子五人①,其中至少郭仲恭(815—844)和郭仲辞为沈氏所生,仲辞得袭郭钊太原郡公的爵位,并娶饶阳公主;其兄郭仲恭则娶了穆宗第四女金堂公主,此外还有一位异母兄郭仲文(796—842)②。郭仲文、郭仲恭分别于会昌二年(842)、四年去世于长兴坊私第③,结合上述长兴坊郭　宅的情形可以看来,郭暧的子嗣当有不少人搬离宣阳坊,长兴坊成为他们聚居地之一。

《唐两京城坊考》宣阳坊“奉慈寺”条,转引段成式《寺塔记》文称:“(虢国夫人宅)后为驸马都尉郭暧宅。今上即位之初,太皇太后为昇平公主追福,奏立奉慈寺,赐钱二千万,绣帧三车,抽左街十寺僧四十人居之。”④宪宗郭妃在穆宗即位后被册为皇太后,敬宗即位被尊为太皇太后,历文宗、武宗朝一直尊贵不减,直到宣宗朝大中三年(849)去世。《寺塔记》写于会昌三年(843),这条材料中的“今上”,当指武宗。圆仁在《入唐巡礼求法行纪》中也提到:“新天子新造一寺,在宣阳坊,未赐寺额,是元和上太后所建也。今上与太后别敕新造,敕城中诸寺简择五十余僧配入此寺。”⑤可见至晚到武宗朝,宣阳坊的郭暧宅(或者部分)已变成佛寺。

那么,永崇坊郭幼冲一家到子辈时情况如何呢? 据郭幼冲子郭(　)的墓志(郭承嘏撰)称,他晚年出任京畿某县官员,并逝于县之官舍。曾有一段仕途波折、闲居在家的经历,志文称其“乃退耕于兴平县之别墅。放旷傲世,卷怀方外,日与昆仲笑言怡怡。艺竹树椶,为一邑胜。概自适有终焉之心”⑥,既未出仕,他便居于京畿别墅,就“日与昆仲笑言怡怡”的记述来看,当是兄弟聚居一起的。

结　语

通过爬梳新刊、新出郭家墓志记载,结合传世史籍的相关内容,本文大体条理出郭子仪家族京城宅第的分布及其沿革;其中亲仁坊郭家宅第规模最为庞大,乃家族聚居之所在。其存在时间至少从安史之乱后,一直延续至晚唐,郭子仪生前便与兄弟聚居于此,到子辈郭曜一代,仍然维持兄弟聚居的面貌。若按照我们主张的长安宅第著录方式⑦,将郭家内部再作家庭细分与时间排序,那么亲仁郭家内部分家聚居的情形便可大体显示出来。有关家族聚居的内部格局,我们所知无多,杜牧曾写有《题永崇西平王(李晟)宅太尉(李)愬院六韵诗》⑧,从其名看来,李晟子嗣在永崇坊本宅分院而聚居,玄宗兄弟及其子嗣也是分院共居的⑨。此外,上文述及的杨国忠兄妹及杨国忠子嗣等也是并列共居的情形。就此而言,郭氏家族墓志的大量现世,不仅可以促进我们对这一中唐权贵家族的认识,同时将加深我们对长安坊里家族聚居内部构造的理解。

---

① 《唐故检校司空兼太常卿赠司徒郭公墓志铭》,杨军凯先生提供。此外,《郭钊夫人沈素墓志》也一并出土,记其终于善和里。

② 《旧唐书·郭　传》,第 3473 页。

③ 杨军凯、杨洁:《唐郭仲文墓志及其家族葬地考》,《文物》2012 年第 10 期,第 77—81 页;杨军凯:《唐郭仲恭及金堂长公主墓志考释》,《文物》即刊。

④ 《唐两京城坊考》卷三,第 59 页。

⑤ 圆仁撰,小野胜年校注,白化文等修订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4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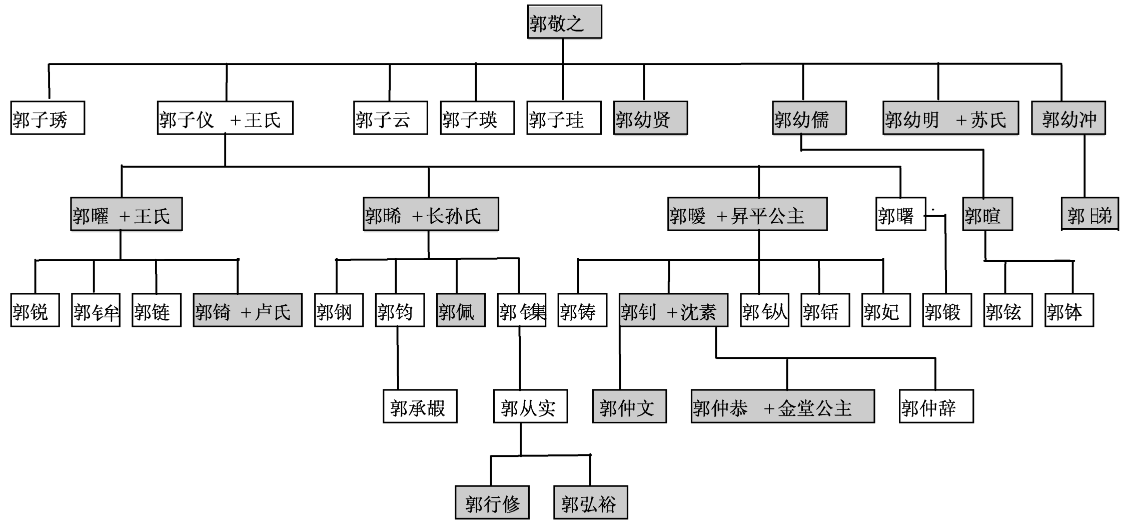
⑥ 《唐故凤翔府郿县令太原郭府君墓志铭》,杨军凯先生提供。

⑦ 荣新江《关于唐两京城坊建筑的著录问题》,《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

⑧ 《全唐诗》卷五二一,第 5952 页。

⑨ 《旧唐书》卷九五《睿宗诸子传》(第 3011 页)载:“初,玄宗兄弟圣历初出阁,列第于东都积善坊,五人分院同居,号‘五王宅’。”《旧唐书》卷一〇七《玄宗诸子传》(第 3271 页):“东封年,以渐成长,乃于安国寺东附苑城同为大宅,分院居,为十王宅。”

附:本文涉及郭家人物世系如下,其中新见墓志者标注有灰底色。



Guo Ziyi's Family and Their Mansions in Chang'an City
——Centering on the Newly Discovered Epigraphic Materials

Rong Xinjiang, Li Danjie

(*Research Center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n the Mid-Tang Dynasty, the An Lushan Rebellion led to the re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and material resources, which generated the forces of a number of powerful military generals with their families who dramatically enlarged their status in Chang'an City, of which Guo Ziyi and his family were undoubtedly the most significant and reputational. Based on the newly discovered funerary inscriptions of the Guo's family members,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describe the mansions of this newly rising powerful family and outline their family history from post-An Lushan Rebellion to the Late-Tang Dynasty. Through a special investigation of the Guo's family mansions in Qinren District, this article also provides more details about the internal conditions of family habitation in Chang'an City.

Key words: Mid-Tang Dynasty, Chang'an City (长安城), Guo Ziyi (郭子仪), family mansion, Qinren District (亲仁坊)

(责任编辑　　管　琴)